

走读
西湖

始觉西湖重

王旭烽 著

杭州是人性
的方舟
西湖是
众生的
家园



NLIC2970820434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出版人：陶文杰

责任编辑：薛蔚 潘洁清

装帧设计：薛蔚

责任校对：朱晓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读西湖·始觉西湖重 / 王旭烽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514-0096-1

I. ①走…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4599号

走读西湖·始觉西湖重

王旭烽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0.25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0096-1

定价：32.00元

杭州是人性
的方舟
西湖是
众生的家园



走·读·西·湖

始觉西湖重

王旭烽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序·家在西子湖上

西湖是这样的所在，你会因为找不到最恰当的词语来描述她——而陷入幸福的彷徨。西湖是囊括所有的：春夏秋冬，日月星光；柳风桂雨，晨钟暮鼓；悲欢离合，长歌短吟；英雄美女，高僧士子；行侠游客，浪子孤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西湖太丰富了，层面太多了，她的确仿佛又是太密集了，步移景动，处处都得细细道来，让你觉得西湖数不胜数，不知从何说起。

齐全的和諧归于一身，完整的美均匀着通体，西湖接近伊甸园。面对造化的最高形式，你将能如何？你唯有静默啊……

西湖便在静默中饱满，她就是那种在遥远的地方突然想起会热泪盈眶的美——那是深卧与伴睡在你心底的爱情，突然一跃而起，冲撞你的胸膛，使你呼吸停止，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西湖是你的爱人，你对她的爱意的表达，因为小心翼翼而断断续续，你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你担心会把她的灵魂从你的口中吐出，你唯恐她会散发在空气中，离你而去。

你能够从皮肤中触及她，从空气中呼吸她，浪迹天涯时她折进你的行囊，到他乡时她弥漫开来，浸润覆盖在陌生的逆旅，慰你无边的乡愁。

西湖是一所书院，你是西湖的学子，你在湖上走读。西湖是这样的词汇，她穿透你的所有岁月，红颜年少在长堤下散落初恋，人到中年在湖上整理思想，白发苍苍在



走读西湖 始觉西湖重

月下享受归宿。

西湖又是一派大境界——张苍水临终眺望湖上，一声断喝：“好山色！”叹尽湖光。

而你，想到西湖，心头一热，块垒顿消。你想：无论如何，我已经有西湖了。

西湖像所有的家园一样，人们通过告别而与她重逢。你只要离开她一步，就会百感交集地发现，她是世上最动人的地方。背弃她，是人生最大的失误；离开她，更是命运最大的遗憾。

许多年前你离开过她，因此得了严重的怀乡病：你想念杨公堤曲院风荷大门口深秋时的一大片梧桐树的黄金落叶，它们铺开时颇有异国风情；你想念从玉泉路往上走时冬夜里月光下枝杈横伸的三角落叶枫——它们像一张张伸向天空的树妖的手掌；你想念曾经海棠盛开的苏堤，你在那里流下过多情而可笑的眼泪；你想念孤山鲁迅像对面沿湖的椅子，椅旁的湖水中撒下过你敬爱的老师的骨灰；你想念湖畔灵峰未开发前的野趣，朋友们在清泉旁点着篝火煮茗；你想念湖上的小船，有一次泛舟湖上时一个朋友掉到湖里去了……

你想念九里松，重病时的父亲在那里住院，你和母亲常常怀着深深的忧郁挽臂在松下走过；你想念植物园，十月一日，举家出动，在茶花树下摆开大吃一场的架势；你想念岳坟，童年时一个外宾抱着你在岳飞墓前拍照留念；你想念翁家山，你

走读西湖 始觉西湖重

在那里采过茶，睡在那些早已废弃的庙宇里；你想念九溪，一位男同学约你春游，没有发生爱情，甚至友谊也淡忘，但九溪却深深留在心中；你想念三潭印月，父亲带着满口缺牙的你与哥哥在九曲桥上留影，如今父亲长逝，但三潭印月依旧……

你想念绕湖的芬芳，春天一到，她们闹得满城花枝招展，不是红杏也出墙；你想念雨巷，想念从前曾经有过的油纸伞，想念戴望舒和他的丁香般愁怨的姑娘；想念早已逝去的青石板发出的声音，它不可能不是悠长的。

你也想念湖边那些豪华的宾馆，你想念望湖饭店和香格里拉饭店大厅里的壁挂，想念透过雨玻璃望出去的山朦胧水朦胧；当然，你想念楼外楼的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在你最想念的一切中，还包括梅家坞的一小片茶园、植物园的一株白紫藤和镜湖厅茶座间的那株大香樟，以及它的那些纷纷扬扬的伤春的落叶。

还有某些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活着的，以及长逝的——他们是你的亲人和朋友，你想念他们，有时在上班的路上，有时在回家的途中，有时在夜半的梦里，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把你的心思碾碎了，是西湖把你重新收拾，再生灵魂……

人间万象，有人生命艰苦，一旦归化西湖，便也知足；有人生命壮烈，湖边绚烂之极，终究归于宁静。杭州是人性的方舟，西湖是众生的家园。

郁达夫有一枚闲章：家在富春江上。你步其精神，亦有一章：家在西子湖上。





目录 CONTENTS

007 放鹤亭 梅妻鹤子

017 林社 为我名山留片席



023 湖山春社 李卫的花信风



027 于公祠 两袖清风的人

037 俞樾墓 花落春仍在

043 慕才亭 英雄美人



051 秋瑾墓 热血西冷



走读西湖 始觉西湖重

055 岳王庙 一市秋茶说岳王

067 皋亭山 丹心汗青

073 龚自珍纪念馆 剑气箫心

079 张苍水祠 好山色

087 章太炎纪念馆 先哲精神

095 翩翩蝴蝶梦 印象中的天虚我生

105 屏山园 汪庄往事

123 刘庄少主人 昔日望山楼上客

137 西湖之梦 巴金在西湖

147 湖上丹青 吴山越水花鸟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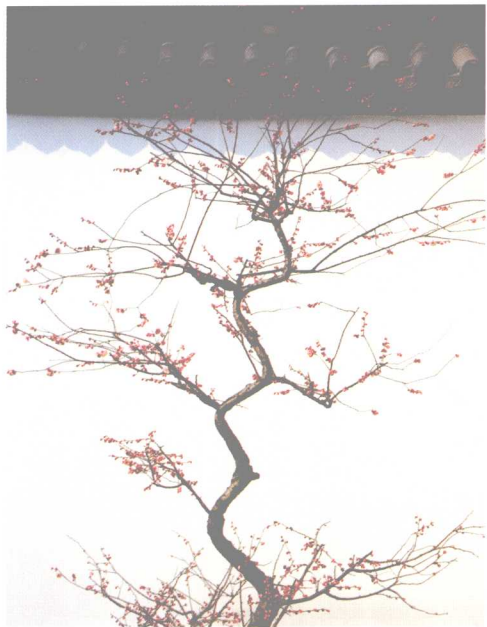


放鹤亭 梅妻鹤子

说一个名叫林和靖的高士，从任何角度看，仿佛都应该从梅花与他的关系缘起。说林和靖，必须在有暗香的时刻，暗香浮动，月色黄昏，疏影横斜，这是林和靖的意境。我家附近的灵峰，是有一片大梅园的。有时薄暮中到那里去走走，会停在梅下，等人，等林和靖。暗香飘起来的时候，林处士就翩然而至了，他还是骑着鹤前来的呢，穿着黑白相间的羽衣，在梅下清风一样地抚过，还要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古琴声，或者是“平沙落雁”，或者是“高山流水”……

胡展 摄





胡展 摄

就这样，说林和靖，我们先从梅说起了。我的家园杭州，是有理由因梅而骄傲的。《中国花经》说梅花在唐代品种渐多，形成杭州、成都东西两大赏梅中心。记得白居易已经离开杭州多年，在洛阳当着他的太子左庶子分司了，还因为想起了杭州的梅事而感慨不已，因此吟诗一首呢：“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伍相庙旁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这里白居易已经点出了两个赏梅之地：吴山与孤山。

实际上杭州当年赏梅之地多矣，除这两个地方之外，还有西溪、九里松和天竺路上的梅园，至于灵峰，从明代开始成为赏玩之地，到今天，已经成了杭州最大的集梅之处。再远一点，有余杭超山的梅花，其中有唐梅、宋梅各一株，大师吴昌硕就埋在那片梅下。



林陌 摄

但人们想到梅，首先还是孤山之梅。一切美，都是要人来观照的，尤其是梅花。中国正统的士大夫们，一向有着把香草美人喻为高洁品行的传统，这是从屈原的《楚辞》中就可以看出来的。梅花尤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象征，所以历来咏梅、画梅之人不绝。林和靖在孤山，正是人格化了梅花，所以人花才两两相映，博得千秋清名。

暗香，就这样从宋朝的孤山向我们飘来了。但凡识得一些字的，有几个人没听说过“梅妻鹤子”的佳话呢？北宋年间的杭州诗人林逋（967—1028），在孤山隐居，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孤高自好，二十年不入城，高风亮节，被后世文人视为楷模。

林和靖的墓就在孤山北麓，墓碑一行字：“林和靖处士之墓”，这就是处士的含义了，





锈剑 摄

一个一生中也没有做一天官的士人。

后来的知识分子，无论出仕还是未仕者都崇仰林和靖的隐士生涯。林逋以自己的不出山而自豪，站在他生前就预修好的坟墓前吟诗曰：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

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奇怪的是，隐士越隐，显贵越是要来寻探。林和靖的孤山实在是不孤的，文化人中有大诗人梅尧臣与他世交，官场中有范仲淹与他结友，杭州历任太守中，至少有五人与林逋交往甚密。与穷书生的交往，更不下四十余人，终于，名气大得皇帝也来光顾了。真宗赐他“和

林陌 摄





锈剑 摄

靖处士”，仁宗不但赐谥给“和靖先生”，还赐之粟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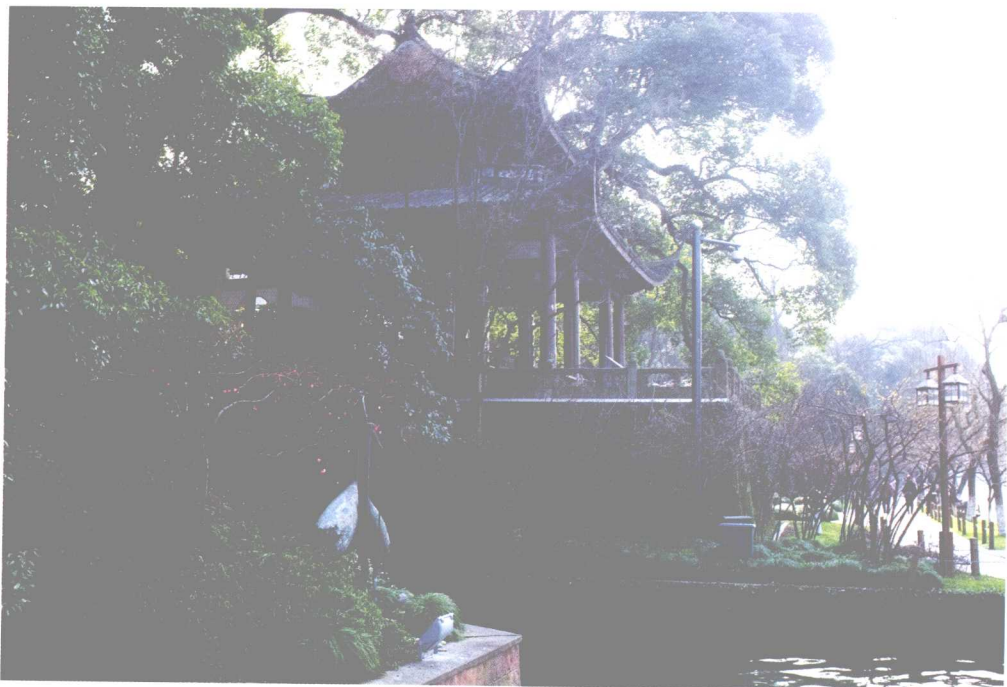
所以，处士身处山林，却并未被遗忘于庙堂矣。

其实，年少时的林逋，也未必就是那么隐的。祖上也从政于朝廷，祖父林克己曾经是吴越钱王的通儒院学士，只是父亲早逝，家道中落罢了。

林逋也不是一个天生的隐士，他对隐的认识也是在命运的颠簸中完成的。年轻时他也曾出游四方，结交官宦，吟诵些崇尚武功的诗篇，只是宋朝疾趋的腐败，使林逋结束漫游，身心厌倦地回归钱塘。他二十年不入城的隐士生涯，还是从他出游归来、朝野掀起“封禅”书开始的。

“封禅”这桩宋真宗时代的政治文化运动，实际上是皇帝为挽回他在与异族争战“澶州之战”中失去的天威，装神弄鬼做出来的假动作。大中祥符元年，宋王朝的君臣们合谋自编自演了一出“天书降临”的戏，拿写了蝌蚪文的黄绢缚在鸟尾巴上，真宗率着百官装模作样地跪接，以为这样一来，又可征服四海、夸示外国了。

一些“文人隐士”，本来就浊气冲天，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丞相家，岂肯错过这追名逐利的大好机会？此时纷纷借封禅之机，呈献谀文。只此一纸便可得官，又何需十年寒窗？一时，趋炎附势，阿谀谄媚，怪力乱神，乌烟瘴气，几成时风。



胡展 摄

可贵的是林逋此时却反潮流而行之，一派浊浪熏天之中，他回归了山林。

回归山林还不够，他还开发建设了山林。

首先就是植树造林，也就是“梅妻”，植梅三百六十株，一株收入一日所用，又种松、竹、桃、杏、柿、梨，以及石竹、蔷薇、菊花、荷花，孤山终成花果山。

同时，他又采药、种药、卖药、捕鱼。“一湖明月夜鱼归，水痕秋落蟹螯肥”，林和靖辛劳得很。

林和靖又“鹤子”，养鹤以作信使。客来，鹤即翔于湖上，林逋见，返舟而归。可见林和靖的朋友实在是多。

林和靖还养生，喜作五禽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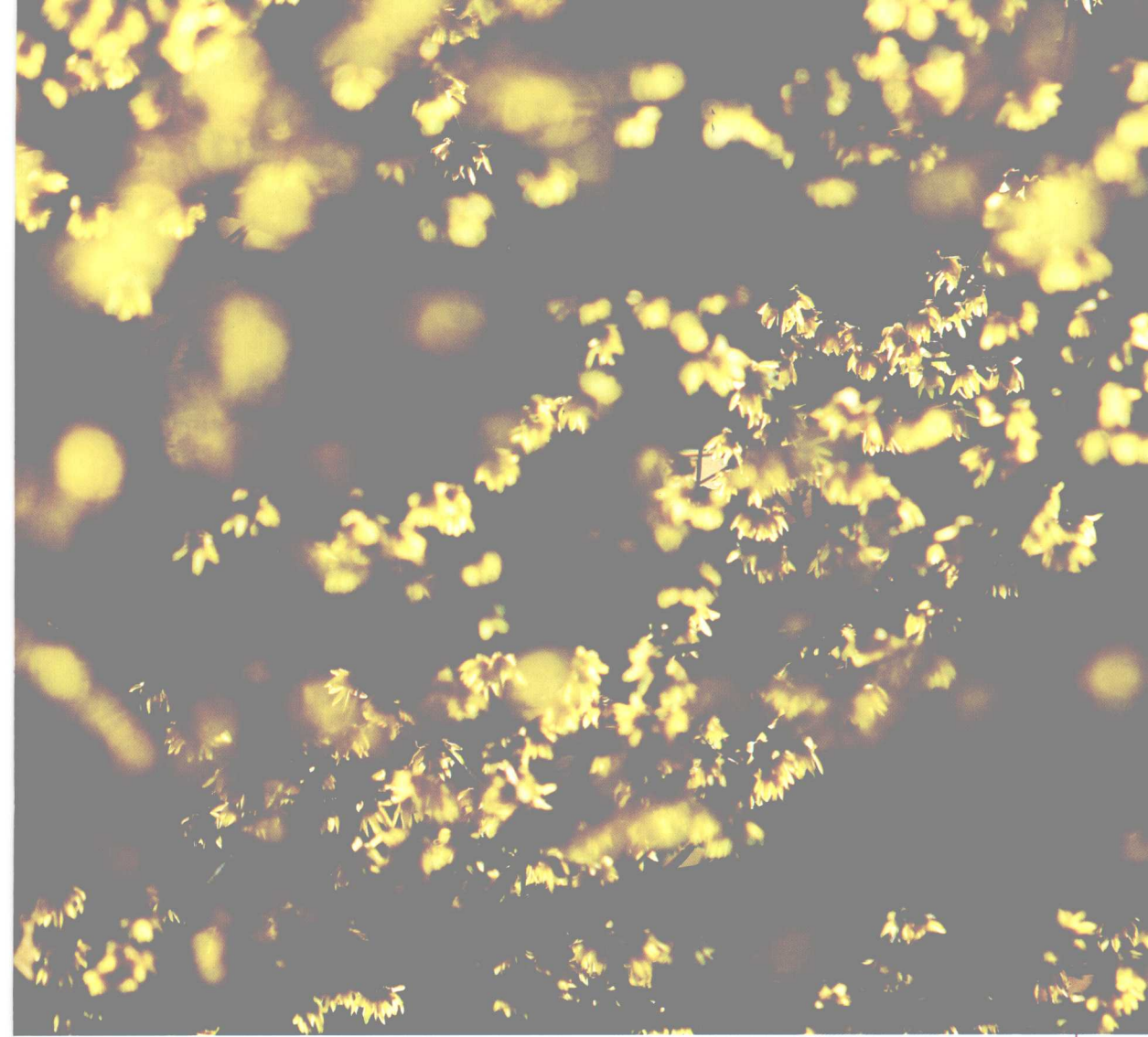
当然，林处士最出名的还是他的诗：“疏

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一联出，千古咏梅绝唱。有俗人曰：此联虽好，亦可咏杏和桃李啊！苏东坡则回曰：可以倒是可以，只怕杏与桃李不敢承当吧。

都说林和靖终身不娶，方有梅妻鹤子之说的，我却终有疑惑，那个终生只爱草木禽羽的人，果然能写出《长相思》来吗？

吴山青，越山青，
两岸青山相对迎，
争忍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
罗带同心结未成，
江头潮已平。



林陌 摄

想来，处士林和靖也是有眼泪，也是有爱情的。梅可爱，鹤可爱，但终究是人可爱。我曾得知，林和靖果然是有爱情的，不但有爱情，而且还有婚姻。不但有婚姻，而且有后代。后代众多，一分为二，一支在浙江奉化，人丁兴旺；另一支更不得了，漂洋过海，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还不算完，竟成了日本人制作馒头的祖先，这就几近乎传奇了。但奉化和日本两支林家近年来又在杭州胜利会师，摄像于孤山祖先梅下，有林教授挽臂为证，这实在是货真价实的寻根文化了。至于它在学术上经不得起千锤百炼，要靠史学家去百家争鸣了。我实不敢有林和靖有家有婚姻的断言，但内心深处却是希望隐士有后的，绝人情爱，不是处士所为啊。

还想澄清的是，所谓梅妻鹤子，并非林和靖孤家寡人一个，生活于红尘之外，拔



胡展 摄

着自己的头发就上了月亮。隐士若如此之隐，倒反而没什么稀罕了。实际上林和靖和社会依然保持着很深的关系。比如他教兄长之子林宥读书，后来林宥中了进士，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喜侄宥及第》。林宥以后在仕途上也比较风顺，曾跟着名臣胡则在杭当官，他的儿子林大年于英宗时代当过侍御史，为官廉洁，大有其叔祖之风。

林逋生前好友中，有许多大文化人。比如梅尧臣便是一个。梅比林要小整整三十六岁，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极其深厚。天圣年间一个冬雪天，梅尧臣到杭州访林逋，他们在山中

以枯叶和枝条燃起炉火，林逋拿出酒来，两人围炉畅饮，那种文人间充满山野之气的清新交往，让梅尧臣一生难忘。后来他曾说过：林逋的人格，就像那高山中的瀑布泉水，越与他接近，越觉得他的高尚与可亲。

林逋与宋代官场中的间接往来，最典型的就是与范仲淹的交往。天圣年间，已经是林逋离世前的最后的岁月里了，范仲淹来拜访林逋，那时的林逋要大范二十多岁。一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家，后来威镇西夏的军事家，另一个则是避世的隐士，两个气质完全迥异的人，在中国儒道传统文化的共同背景下，



锈剑 摄

却奇妙地成了忘年之交；一个钦佩另一个的忧国忧民，一个赞赏另一个的高风亮节，范仲淹赠了五首诗给林逋。二十年之后，范仲淹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知杭州，又为杭州人民排忧解难，救民倒悬之苦。

北宋杭州的历任太守中，至少有五人与林逋是有较深交往的。不说别的，他死时，杭州太守李洙便素服守棺七日才葬之，可见林逋并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散淡之人。有个杭州高僧名叫智圆，与他交往甚好，对他的认识也不同凡响。他认为林逋实际上是一个“荀孟才华鹤氅衣”式的人物，他的外表是清高出世的，内心却有着荀子和孟子般的入世精神和处世才华。正因为如此，林逋性格中另一面的东西，是要靠与政治家们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吧。可见中国的隐士文化，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它往往是需要隐者与显者共同来完成的，孤山的和靖墓，仿佛就是一个佐证。

今日孤山的处士墓，亦是历尽沧桑。原来林逋去世之后，人们就把他的故居巢居